

两汉方言词的历史来源*

吴吉煌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从历时的角度看,方言词有不同的历史来源。本文借鉴李如龙先生的汉语方言词汇历时分类法,对《方言》《说文》所揭两汉方言词的历史来源进行全面描写和分类讨论。论文还结合两汉方言词的区域分布情况展现了不同地区方言词在历史来源上的差别。

关键词 两汉、方言词、历史来源、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借用词

引言

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受社会影响最大的要素系统。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方言区词汇新陈代谢的速度和状况也有所差别。有些方言较多地保留了前代汉语的词汇要素,有些方言则更多地使用具有地域特色和反映词汇发展趋势的新词语。不同方言还会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借用周边民族或方言的词汇要素。从历时的角度看,方言词的历史来源是不同的。

扬雄《方言》作为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¹,重视语言发展时空纵横两个方面。它以当时人民口中的活语言为研究对象,在横的方面,对不同方言及其与通语的关系进行沟通,以通语释方言,反映语言发展的空间状况;在纵的方面,注意到古语词在汉代各方言中的留存,以方言释古语,反映语言发展的历时状况。

《方言》1.12 敦、丰、彪、乔、樛、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彪,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乔,或曰樛。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²

《方言》1.13 假、徂、怀、摧、詹、戾、艘,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曰徂。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艘,宋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 本文在笔者博士论文《两汉方言词研究》相关章节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的写作得到了业师李运富教授的指导,并得到了华学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008 年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项目批准号 08JHQ0001)的资助,谨致谢忱。

¹ 罗常培:《方言校笺·序》,《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² 本文引用《方言》时以数字标明卷数及条目序号。如“1.28”表示“卷 1 第 28 条”。每卷内的条目序号以华学诚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册)所编列的序号为据。

周祖谟认为“古今语”“古雅之别语”“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言”³。华学诚认为：“这是从历史角度考察时，扬雄所指出的语言生灭之际的古语的残留，也就是所谓‘绝代语’。”⁴所谓“古语”“古雅之别语”，从时间上来看，是产生于《尔雅》编纂之前的相对于秦汉产生的新词(包括通语词和方言词)而言的“古语”；从空间上来看，这些“古语”是存用于汉代不同方言区域的相对于汉代通语而言的“方言”。

李如龙指出：“在归纳方言词汇的特点时，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往往是古词语的沿用、方言的创新、外族语的借用，这都是方言词汇的源流差异。沿用不同年代的古汉语词汇或运用不同的汉语语素和构词方式创新的方言词，都是同属汉语语源的流的差异；借用别族语言的语素或构词方式构成的方言词，这是源的差异。”⁵同样是古语词的沿用，“古词语有不同的年代，沿用有不同的地域，这就造成了许多方言词汇差异。”“方言的创新”包括“把旧有的词用来表示相关的新义”和“利用共同语的语素和构词方式按不同的命名方法去构词”两种情况。前者是词义的创新，后者则是词形的创新。外族语的借用又可区分为少数民族语词的借用即“底层”现象和外来词的借用。此后，李如龙又对方言词汇的历时分类作了一些调整，将原来“方言创新”中的词义创新和词形创新区分开，分别称之为“变异词”和“创新词”。⁶借鉴这一分类方法，下文以扬雄《方言》及许慎《说文解字》所揭方言词为对象，结合传世文献考察它们的不同历史来源。

一 承传词

“所谓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直接承传下来的，其中又包含着自古代通语承传下来的和古代方言承传下来的两种。”⁷由于缺少相关的文献记载，我们无法确定某个词语在先秦是否为方言词。因此，对两汉方言词来说，区分古代通语承传词和古代方言承传词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不过，通过文献测查我们还是可以推断汉代的某些方言词可能是先秦时期某些地域方言词的承传。

楚方言是汉代方言中特色十分鲜明的一种。结合先秦楚地文献的测查，我们可以发现汉代楚方言承传了许多早期楚语词。⁸例如：

{媼}⁹

《方言》2.03 娃、媼、窈、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媼，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窈。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窈。

《说文·女部》：“媼，南楚之外谓好曰媼。”

³ 周祖谟：《方言校笺·自序》，《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⁴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⁵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汉语方言论集》，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⁶ 李如龙：“从历时的角度看纷繁复杂的方言词汇，无非是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词四大类。”参见《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⁷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⁸ 周振鹤、游汝杰认为《诗经》时代的楚地“很可能有民族和语言的混合”。“屈原所作的《楚辞》所使用的就很可能是当时当地混化了的语言。”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⁹ 为便于行文区别，本文在指称某词时，用“{ }”号标明。下同。

扬雄和许慎均以{媠}为汉代南楚之外的方言词。在先秦文献中{媠}仅见于宋玉《神女赋》：“媠被服，倪薄装。”李善注引《方言》：“媠，美也。”{媠}很可能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楚地方言词，汉代南楚之外仍然承用。

{褌(褌)}

《方言》4.01 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褌，关之东西谓之褌衣。

《说文·衣部》：“褌，南楚谓褌衣曰褌。”

扬雄和许慎均以{褌}为汉代南楚之间方言词。在先秦文献中{褌}仅见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褌兮澧浦。”{褌}很可能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楚地方言词，汉代江淮南楚之间仍然承用。

{詅}

《方言》10.15 詅，詆也。楚以南谓之詅。

{詅}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詅谓余以善淫。”王逸注：“詅，犹譖也。”{詅}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以南仍然承用。

{翥}

《方言》10.22 翥，举也。楚谓之翥。

{翥}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远游》：“雌霓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洪兴祖补注：“《方言》：翥，举也。楚谓之翥。”{翥}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方言仍然承用。

{芰}

《说文·艹部》：“芰，芰也。从艹凌声。楚谓之芰，秦谓之薺。”

{芰}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国语·楚语下》：“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韦昭注：“芰，菱也。”)《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注：“芰，菱也。秦人曰薺。”)及《楚辞·招魂》：“芙蓉始发，杂芰荷些。”这三处使用都是在楚地文献中。¹⁰可见，{芰}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方言仍然承用。

{闾闾}

《说文·门部》：“闾，天门也。从门昌声。楚人名门曰闾闾。”

¹⁰ 《韩非子·难四》：“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贤尚之，所味不必美。”“屈到嗜芰”当为转引，{芰}同样可以看作是当时的楚方言词。

{闾阖}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离骚》：“吾令帝闾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王逸注：“闾阖，天门也。”{闾阖}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方言仍然承用。

可以肯定的是，以上所举只是汉代方言词中古方言承传词的极小部分。¹¹ 汉代各方言区的词汇并不是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瞬间形成的，其中有许多词语在汉代之前就可能不是不同方言区使用的方言词。只是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想要逐一确定汉代方言词是否为古方言词是相当困难的。

在承传词中，有些承传词的本义即为方言词义，有些则是以承传词的引申义为方言词义。因此，又可以从词义承传的角度将其分为本义承传词和引义承传词。

(1) 本义承传词

{芡}

《方言》3.10 葎、芡，鸡头也。北燕谓之葎，青徐淮泗之间谓之芡，南楚江湘之间谓之鸡头，或谓之雁头，或谓之乌头。

《说文·艹部》：“芡，鸡头也。”《周礼·笱人》：“加笱之实，菱芡栗脯。”郑玄注：“芡，鸡头也。”《吕氏春秋·恃君览》：“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芡}之本义为“鸡头”，于先秦文献中既已见用。青徐淮泗之间方言词{芡}为本义承传词。

{姣}{姝}

《方言》1.03 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媯，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忸。好，其通语也。

《说文·女部》：“姣，好也。”“姝，好也。”《孟子·告子上》：“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朱熹集注：“姣，好也。”《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姝，美色也。”{姣}、{姝}本义均为“好(容貌美丽)”，于先秦文献中既已见用。自关而东河济之间方言词{姣}及赵魏燕代之间方言词{姝}为本义承传词。

{跻}{郅}

《方言》1.27 躋、郅、跂、徂、跻、踰、登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躋，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跻，鲁卫曰郅，梁益之间曰徂，或曰跂。

《说文·足部》：“跻，登也。”《易·震》：“跻于九陵。”孔颖达疏：“跻，升也。”《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陆德明释文：“跻，升也。”《说文·马部》：“骧，牡马也。从马陟声。读若郅。”“骧”从“陟”得声，“郅”与“陟”音近通假。《说文·自

¹¹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屈原赋注》等注疏都注重对《楚辞》中方言词的扶发和注解。李翘的《屈宋方言考》更是集大成之作，所考释方言词共计 68 个(据黄建荣统计)，由此亦可见汉代方言中的古代方言承传词应该为数不少。

部》：“陟，登也。”《书·舜典》：“三载，汝陟帝位。”孔传：“陟，升也。”《诗·小雅·车辇》：“陟彼高冈，析其柞薪。”郑笺：“陟，登也。”《尔雅·释诂下》：“鹭、假、格、陟、跻、登，升也。”“登”“升”义通。东齐海岱之间方言词{跻}及鲁卫方言词{郅}均为本义承传词。

(2) 引义承传词

{京}

《方言》1.12 敦、丰、厯、乔、幪、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厯，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乔，或曰幪。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

《说文·京部》：“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诗·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毛传：“京，高丘也。”引申有“高大”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方言词{京}为引义承传词。

{间}

《方言》3.52 差、间、知，愈也。南楚疾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知，通语也。或谓之慧，或谓之惊，或谓之瘳，或谓之颺，或谓之除。

《说文·门部》：“闲，隙也。”《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者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间}本义为“间隙”，引申有“间隔”“间歇”等义，病情缓和好转如事物之有间歇，故亦可称{间}。《礼记·文王世子》：“旬有二月乃间。”郑玄注：“间，犹瘳也。”《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少差曰间。”可见，南楚方言词{间}为引义承传词。

二 变异词

“所谓变异词是在传承前代语词之后意义或用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异的方言词。”¹² 即从词形上看，是历史的承传，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却又显示出其在某方言中使用时的特点。比较典型的是某些传承自前代的词语在方言中有特殊的词义引申。

这种词义引申的变异词和上面所举的引义承传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以引申义来充当方言词义；不同之处在于，引义承传词的词义引申发生在方言承传之前，而变异词的词义引申则发生在方言承传之后。也就是说，引义承传词是某一词语在未成为方言词时就已经发生词义引申，本义和引申义均为不同方言区的人们所熟悉和使用；而变异词的词义引申是通语或其他方言中所未曾发生的。

要区分引义承传词和词义引申变异词需要考察某一词形的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同时还需要比较同一词形在通语和不同方言间的词义差异。对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来说，这种区分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对汉代方言词研究来说，要区分二者就必然受限于传世文献材料而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只能根据引申义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对二者加以区别。如

¹²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1 页。

果引申义在先秦文献中既已见用，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引义承传词；如果引申义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才见用(甚至除了字书、韵书的收录之外未曾用)，那么我们就将其看作是引申变异词。例如：

{蹶}

《方言》1.27 蹶、郅、跂、徂、躄、登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蹶，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躄，鲁卫曰郅，梁益之间曰徂，或曰跂。

《说文·足部》：“蹶，蹈也。”又“蹈，践也。”{蹶}之本义为“踩踏、践踏”。《战国策·秦策四》：“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蹶其踵。”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引申而有“登”义。司马相如《封禅文》：“然犹蹶梁父，登泰山。”{蹶}当是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的方言变异词。

{旋}

《方言》6.46 柅输，旋也。秦晋凡作物树艺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柅输。

《说文·㫃部》：“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旋}之本义为“旋转、转动”《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引申有“回转，回归”义，又有“不久，随即”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菑川王病……病旋已。”秦晋方言因谓“作物树艺早成熟”曰{旋}¹³，{旋}在表达该意义时当为方言变异词。

{廓}

《方言》9.07 剑削，自河而北燕赵之间谓之室。自关而东或谓之廓，或谓之削。自关而西谓之鞞。

{廓}本义为“宽大”。《诗·大雅·皇矣》：“上帝眷之，憎其式廓。”毛传：“廓，大也。”《广雅·释器》：“郭，剑削也。”王念孙疏证：“郭与廓同。《释名》云：‘弩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义亦与剑郭同。”{郭}之本义为“外城”，“外城”处于内城之外，较内城更为开阔，因之引申而指事物的外框。{廓}与{郭}音近义通。内城之外围可称{郭}，剑之外鞘亦可称{廓}。{廓}自关而东方言中引申而有“剑鞘”义，是方言变异词。

三 创新词

“所谓创新词是各方言区在自己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根据交际的需要新创造的方言词。这类词在以往的语言或文献中很难找到用例。”¹⁴ 创新词是方言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方言词汇特色的部分。这种创新既包括为某一概念意义创制的与通语或其他方言不同的词形，同时也包括为某些方言区人民所熟悉、所必须，而在通语或其他方言中没有的概念意义创制词形。

对于这些各方言区新创造的方言词，我们也只能依据文献使用情况的测查来判定。依照李如龙的界定，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用的方言词，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方言创新词。不过，

¹³ 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作物树艺早熟正涵快疾义，故称‘旋’。”

¹⁴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实际的情况要更为复杂，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的方言词是否就是方言创新词，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看待。

书面文献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口语的文字记录，但这种记录不可能反映口语的方方面面。在语音方面，构意汉字无法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口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在词汇方面，数量可观的文献材料也无法表现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口语词汇的全部。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意义和记录的事物对象没有进入书面语记录的范围，因而也就无从在传世的文献中寻找它们的用例。加上汉以前文献散佚比较严重，许多词语的用例更是无从查寻。有些汉代方言词承传自汉以前的汉语方言，这些历史悠久的方言词可能因为不是当时的通语而未见用于书面文献。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说：“文献记载只给我们提供了说过的话语的极微小的一部分，而这微小部分所包括的几乎总是很讲究的雅语，避免了带有新奇成分的说法。”¹⁵

对于两汉方言创新词的判定，我们可以借助其他方面的考察来尽量提高判断的可靠性。通过整理，我们得到了表达同一意义的方言词对，在寻找文献用例时，不仅关注单独的某一个方言词是否见用于先秦两汉的文献，而且关注与之相对应的其他方言词包括通语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果方言词对中的方言词和与之相应的通语词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均未见用，那么很可能是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意义和记录的事物对象不是古人书面语文献记录的重点。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未见用的方言词是否为方言创新词。例如：

《方言》4.35 复襦，江湘之间谓之襜，或谓之箒襦。

江淮之间方言词{襜}、{箒襦}及通语词{复襦}均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可能是这种“絮有絮绵的短袄”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很常见，这些不同的名称也在日常口语中为人们所习用，只是这种衣服并没有成为文献记载的内容；或者是已有的文献记载已经佚失。我们很难判断江淮之间的方言词{襜}、{箒襦}到底是方言承传词还是方言创新词。

《方言》13.159 鬻、麩、𩇛、𩇛、𩇛、𩇛、𩇛，曲也。自关而西秦幽之间曰鬻。晋之旧都曰麩。齐右河济曰𩇛，或曰𩇛。北燕曰𩇛。曲，其通语也。

《说文·麦部》：“籊，酒母也。”“籊”《方言》作“曲”。{曲}为通语词，汉代方言或称{麩}{𩇛}{𩇛}{𩇛}等。诸词均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酒母为酿酒所用之发酵物，中国的酿酒历史悠久，不可能到汉代才使用，因此这些指称酒母的词语可能在先秦就已经产生，只是没有被书面语所记录。

相反地，如果通过测查发现同一方言词对中有些方言词或与之相应的通语词较为频繁地见用于秦汉文献，而另外一些方言词却从未见用，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方言词所表达的概念意义和记录的事物对象是古人书面语文献记录的重点，那些未曾见用的方言词是方言创新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例如：

《方言》1.31 𠄎、薄，勉也。秦晋曰𠄎，或曰薄。故其鄙语曰薄努，犹勉努也。南楚之外曰薄努。自关而东周郑之间曰𠄎𠄎，齐鲁曰𠄎兹。

¹⁵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5页。

表“劝勉、勉励”义，通语用{勉}，常见用于汉以前文献。《礼记·月令》：“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左传·宣公十二年》：“王巡三军，拊而勉之。”诸方言词中，{钊}、{薄}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尔雅·释诂上》：“钊、劬，勉也。”《管子·轻重戊》：“父老归而治生，丁壮者归而薄业。”{薄努}、{勗钊}、{勗兹}等均未见用，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其为方言创新词。

《方言》11.16 𧈧𧈧，𧈧螯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𧈧螯。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𧈧𧈧，或谓之螭螭。螭螭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玳螭。

指称“蜘蛛”的诸方言词中，{𧈧𧈧}、{𧈧螯}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尔雅·释虫》：“蜘蛛，蛛螯。”又：“次蠹，蜘蛛。”“土蜘蛛，草蜘蛛。”《吕氏春秋·孟冬纪》：“昔蛛螯作网罟，今之人学紆。”可见{蜘蛛}、{𧈧螯}应该是战国时期已经使用的称呼。其他方言词{螭螭}、{螭螭}均未见用于汉以前典籍，大概可以判断其为方言创新词。

由此可见，仅仅依靠是否见用于汉代以前的文献来判断其是否为创新词，可能会与语言的客观事实有出入。但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和更多的材料来解释这些方言词的历史来源。因此，本文主要还是依据是否见用于汉以前文献来判定方言创新词。

四 借用词

承传词是对古汉语词汇的继承，变异词是以古汉语词汇为基础进行的词义和用法变异，创新词是不同方言区有特色的汉语词的创造。从源头上讲，它们都是来自历史汉语的词汇成分或者是利用汉语构词要素进行的词语创造。除此之外，汉语方言还会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这就是方言中的借用词。¹⁶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中指出早期的“方言”作为一个广义概念，“也当根本不同的语言讲”。《方言》《说文》所记录的方言材料中，应该也包含了当时中国境内的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词。关于《方言》《说文》中记录的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借用词”，学者们通过与现代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张永言在《语源札记》《语源探索三例》¹⁷中结合前人论述，梳理了与藏缅语印合的古楚语词。包括：

貌/狃 【狸，《方言》卷八】
𧈧 【乳，《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𧈧’。”】
于菟/𧈧 【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于菟’。”《方言》8.01】
李父/李耳 【《方言》8.01】

李敬忠从《方言》所记录的“楚”方言词中，找到了一些和今天壮侗语、土家语的音和义仍然基本保持一致的语词。¹⁸ 包括：

¹⁶ 李如龙指出方言借用词可分为“底层现象”和“外来词”两种类型。所谓“底层”是指语言中保留着的原住民语言的词语，所谓“外来词”是指语言中向其他民族或国家语言借用的词语。（参见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我们将两汉方言词中可能具有其他民族语言来源的词语统称为“借用词”。赵振铎、张永言等在研究中也把汉代方言中的这些“借用词”称为“外来词”。

¹⁷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¹⁸ 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搨【取，1.29】；摸【张小使大，1.24】；滕(滕)【看，2.05】；蔑(蔑)【小，2.08】；杜【根，3.19】；掩、丑【同，3.22】；知【愈，3.52】；祇(祇)¹⁹【汗，4.03】；簪【符簪，5.32】；赵【床杠，5.33】；台【失，6.26】；吕【长，6.39】；靖【高，6.56】；煦【干，7.29】；煤【火，10.06】；蹇²⁰、轧【吃，10.27】；革【老，10.39】；瞽【视，10.44】；僂【轻，10.47】；拌【弃，10.14】；蛄【杜狗，11.03】；眼(眼)【明，12.59】；充【养，13.72】；猷【诈，3.23】；²¹ 湏(须)捷²²【丑弊，3.48】；李耳、李父【虎，8.01】；艚【舟，9.29】²³

赵振铎、黄峰在《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²⁴中肯定了扬雄《方言》中存在“绝域重译之语”即“外来词”。同时也就探求古方言中的外来词的科学方法提出了三点意见：首先，“要读懂《方言》这部书提供的材料的含义”，把原文的意思理解清楚；第二，要考虑到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语音形式的比较要考虑两汉方言词与现代少数民族语词的历史层次是否对应；第三，不能仅仅依靠语音形式的对比，要“注意使用语言人民的历史”，“尽可能多的吸收旁证材料”。曾经考证的汉代方言借用词可参见王彩琴《扬雄〈方言〉用字研究》附录三“《方言》译音字表”。

古汉语方言对周边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借用，在汉民族“华夏语”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有些词语(如〔于菟〕等)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借入。方言中这些借词的存在，再一次证明汉语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民族语言有过交流和融合，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探索提供了语言方面的证据。

对于这些“借用词”能否看作是汉语词汇的组成要素，学者们观点不一。李敬忠认为：“不管怎样，即使只有一个民族保留说法，也就足以证明这个词语是少数民族语言而不是汉语方言。尽管有些少数民族词的语音外壳(用汉字记录象是汉语的书面语)同汉语很相似，但在意义上是各不相干的。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不是少数民族语言。”²⁵张永言则主张对借用的词语区别看待。他认为：“有的外来成分已经进入汉语词汇并不同程度地稳固下来，应当算作汉语词汇里的外来词，而有的则只是在特定场合的临时借用，未必能算作汉语词汇里的外来词。”他同时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种民族杂居共处的国家，在远古和上古时期，民族、文化、语言交流融合的情况错综复杂。以华夏语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汉语’实际上

¹⁹ 赵振铎、黄峰案：“《方言》第四这段话的原文是：‘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襦，自关而西或谓之祇襦。’作者竟抄漏了‘襦，自关而西或谓之’这些字。结果关西话成了江淮南楚话。材料靠不住，结论也就谈不上正确性。而‘汗襦’、‘祇襦’都是复音词，把它们拆开来讲，‘汗’等于‘祇’，也未必要当。‘祇襦’的‘祇’从‘衤’不从‘衤’，它和‘祇’不是一个字，‘衤’没有‘氏’音不能够互相代替。”

²⁰ 《方言》此条“蹇”之“吃”义，乃指“口吃”。李敬忠将其拿来与壮侗语族中表示“就食”义的“吃”相比较，意义上的对应很难讲得通。赵振铎、黄峰提出置疑。

²¹ 李敬忠认为以上诸词来源于壮侗语族。

²² 赵振铎、黄峰：“《方言》第三的原文是‘须捷’，字作‘须’。‘须’字是《说文》的一个部首，从彡，从页，是一个常用字。而‘湏’从水，从页。根据《说文·水部》，它是“沫”的古文，徐铉音“荒内切”，与须的读音迥然不同。这个字比较生僻，常用字表里面没有它。排字师傅遇到这种字会非常注意，因为没有字钉子，一般会请编者把字写大些，写清楚些，以便刻字。这类字倒反而不容易出错。要把这类错字归结为‘手民之误’是说不过去的。”

²³ 李敬忠认为“湏(须)捷”“李耳”“李父”“艚”为土家语。

²⁴ 赵振铎、黄峰：《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²⁵ 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容纳了不同民族语言的成分。在先秦时代的‘上古汉语’里就可以考察出来从邻近语言吸收的外来词汇成分。”²⁶

我们倾向于将《方言》、《说文》中记录的这些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成分看作是汉语词汇里的借用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词汇的借用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的现象。两汉方言词中确实存在部分来源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不过，汉语方言在借入这些词语之后又对其进行了语源的重新分析和理据的重构。例如：

《方言》8.01 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或谓之于麤。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俗曰伯都事神虎说。）

在现代语言学视野下，学者们对方言词“李父”“李耳”的来源有较为一致的意见。张永言：“清严如煜《苗防备览》（1820年序）卷九‘风俗考下’记湖南永保‘土人’方语：‘虎曰力，父曰阿把，母曰阿捏。’今土家语称虎为li即‘力’，公虎为li pa即‘力把’，母虎为li ni即‘力捏’；li pa/li ni正与‘李父’‘李耳’古读相当。‘李父’和‘李耳’的区别在于所指公母不同而不是通行地域之异。……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土家语的li，与彝语支中彝语的la/lo、纳西语的la、缅语支中阿昌语的lo，乃至与藏语康方言的(wə)li(虎)，当同出一源。可见所谓楚语或南楚语的‘李父’‘李耳’乃是属于藏缅语族的某种古代语言里的词。”²⁷

利用语言间的语音对比来探索语言间词语的借用，进而科学地揭示名源，这对于古代学者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不过他们也不曾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一“兽部三·虎上”引应劭《风俗通》：“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

《方言》郭璞注：“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

《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上“兽之二·虎”：“‘李耳’当为‘狸儿’，盖方言‘狸’为‘李’、‘儿’为‘耳’也。”²⁸

这些名源解析在后人看来近乎臆测，失之穿凿，²⁹但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族对这些借入的少数民族语词的认识。{李父}{李耳}最初是以音译的形式借入的，伴随着语言的发展，人们对这些借词的来源已经逐渐模糊，于是开始用汉语事物命名的一般思维来为这些词语重新创造理据。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些借词的异语来源，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方言区人民将其作为本民族词汇成分来理解和使用的的事实。

²⁶ 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页。

²⁷ 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74页。

²⁸ 张永言：“虎并非狸，上古‘儿’无此用法，李说纯属臆测。”参见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²⁹ 《广雅·释兽》：“于麤、李耳，虎也。”王念孙疏证：“‘李耳’、‘李父’语之变转，而《御览》引《风俗通义》云：‘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方言》注又云：‘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皆失之凿矣。”

第二，其他民族语言词语的借用，主要是采用音译的形式，也有个别词语的借入是采用意译的形式。这也说明汉语方言对其他民族词语的借用是以本民族的语言要素为基础的，是将这些词汇要素作为本民族语言词汇的组成要素来看待的。例如：

《说文·手部》：“控，引也。从手空声。《诗》曰：‘控于大邦。’匈奴名引弓控弦。”

秦汉之前称“拉弓”为{引弓}，《战国策·楚策四》：“臣为君引弓，虚发而下鸟。”匈奴名“拉弓”曰{控弦}，始见于《史记》(凡8见)。池昌海认为：“估计该词是战国后期随着汉人与匈奴族的频繁接触而引入并常用的，《说文》中也收入并指出其来源，但是其引入方式是音译还是意译，迄今尚无史料可证。”³⁰

按：《诗·郑风·大叔于田》：“抑馨控忌，抑纵送忌。”毛传：“骋马曰馨，止马曰控。”《诗·邶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毛传：“控，引也。”³¹可见“控”在先秦文献中既有“拉扯、牵制”义，与“引”义相通。“弦”为弓上所系之绳索，可指代“弓”。因此，匈奴名{引弓}曰{控弦}，应该不是音义，所用语素均为先秦汉语固有³²，很可能是意译。³³

我们认为，前人对《方言》、《说文》中存在少数民族语词的揭示和探索是符合《方言》、《说文》材料事实和语言发展规律的。不同民族语言由于社会政治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相互间会发生渗透甚至是融合。汉语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会不断吸收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要素，来丰富自身系统、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这些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要素，在被吸收入汉语后成为汉语语言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汉语语言系统中发挥表情达意的语言功能。我们在承认它们是少数民族语词来源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它们作为汉民族语言要素的地位。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少数民族语词分布在汉语不同的方言地域中，是汉语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小结

根据以上有关来源分类的讨论，我们结合传世文献对《方言》及《说文》所揭1228个两汉方言词的历史来源进行了全面考察。下表是各来源类型方言词的数量及其所占的比重：

类型	承传词	变异词	创新词	借用词 ³⁴	存疑 ³⁵
数量	472	93	633	25	5
比重	38.44%	7.57%	51.55%	2.04%	0.40%

³⁰ 池昌海：《〈史记〉同义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³¹ 马瑞辰通释：“《传》《笺》训控为引，未免迂曲。《一切经音义》卷九引《韩诗》曰‘控，赴也’，是也。赴、讞古通用。《说文》有‘赴’无‘讞’。《既夕》注：‘赴，走告也。’控于大邦，即谓走告于大邦耳。”

³² 班固《西都赋》：“弦不再控，矢不单杀。”可见“控”可指“引”，而“弦”可指代“弓”。

³³ 冯蒸：“‘控’义为‘引’，似乎很早就进入汉语古文献，此词(指‘控弦’)到底是不是匈奴语还有待进一步深考，可能是义译词，不一定是借词。”参见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³⁴ 参考前人研究，此处统计的25个借用词包括：{穆}1.20；{箴}2.08；{知}3.52；{吕}6.39；{煦煨}7.29；{台}6.26；{杜}7.02；{掩}3.22；{丑}3.22；{于醜}8.01；{僿}10.47；{控弦}手·控；{革}10.39；{摸}1.24；{扞}1.29；{膳}2.05；{簞}5.32；{赵}5.33；{李父}8.01；{李耳}8.01；{貉}8.02；{鼯}9.29；{拌}10.14；{鬻}10.44；{蛉蛄}11.01。

³⁵ {赖}{讎}(《方言》2.33 予、赖，讎也。南楚之外曰赖，秦晋曰讎。){斟}{协}{汁}(《方言》3.07 斟、协，汁也。北燕朝鲜冽水之间曰斟，自关而东曰协，关西曰汁。)

从上表的统计数据来看，两汉方言词中创新词的数量最多，占到总数的 51.55%。《方言》、《说文》所揭的两汉方言词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两汉时期不同方言区创造并使用的。当然，这些创新词也可能只是没有出现在书面文献中的方言口语词。承传词的数量仅次于创新词，占总数的 38.44%。在 472 个承传词中，见用于战国以前文献的有 177 个，由此可见两汉方言词悠久的历史。

下表是对各区域方言词历史来源情况的数据统计³⁶：

序号 ³⁷	方言区域	承传词		创新词		变异词		借用词		存疑	小计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	代	8	50.00%	8	50.00%	—	—	—	—	—	16
2	瓯	4	50.00%	4	50.00%	—	—	—	—	—	8
3	鲁	53	49.07%	44	40.74%	8	7.41%	2	1.85%	1	108
4	卫	51	48.11%	41	38.68%	11	10.38%	2	1.89%	1	106
5	晋	126	47.37%	113	42.48%	24	9.02%	1	0.38%	2	266
6	齐	77	46.95%	67	40.85%	19	11.59%	—	—	1	164
7	秦	135	46.55%	126	43.45%	27	9.31%	—	—	2	290
8	海岱	29	45.31%	29	45.31%	5	7.81%	1	1.56%	—	64
9	北楚	130	45.14%	131	45.49%	20	6.94%	6	2.08%	1	288
10	江淮	122	44.53%	121	44.16%	19	6.93%	11	4.01%	1	274
11	郑	48	42.48%	52	46.02%	12	10.62%	—	—	1	113
12	楚郢	113	42.01%	128	47.58%	20	7.43%	7	2.60%	1	269
13	韩	42	41.58%	46	45.54%	12	11.88%	—	—	1	101
14	东齐	41	41.00%	48	48.00%	9	9.00%	2	2.00%	—	100
15	周	50	40.65%	60	48.78%	11	8.94%	1	0.81%	1	123
16	宋	67	39.88%	86	51.19%	12	7.14%	2	1.19%	1	168
17	吴	27	35.53%	43	56.58%	4	5.26%	2	2.63%	—	76
18	燕	11	35.48%	16	51.61%	3	9.68%	1	3.23%	—	31
19	越	19	33.93%	33	58.93%	2	3.57%	2	3.57%	—	56
20	赵	38	32.76%	63	54.31%	14	12.07%	—	—	1	116
21	江湘	57	31.84%	105	58.66%	7	3.91%	10	5.59%	—	179
22	梁益	14	31.82%	26	59.09%	3	6.82%	1	2.27%	—	44
23	沅澧	49	31.61%	90	58.06%	7	4.52%	9	5.81%	—	155
24	魏	46	29.68%	95	61.29%	11	7.10%	2	1.29%	1	155

³⁶ 收集出《方言》《说文》所揭两汉方言词后，我们根据两书的说解，参照李恕豪在《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中把两汉方言划分为 12 大区 28 次方言区的意见(参见该书第 38 页)，确定两汉方言词的所属的方言区及次方言区。

³⁷ 本表以各方言区承传词所占比重的大小为序依次排列。

25	九嶷湘潭	38	29.23%	79	60.77%	5	3.85%	8	6.15%	—	130
26	北燕	18	27.27%	36	54.55%	10	15.15%	1	1.52%	1	66
27	南越	7	19.44%	26	72.22%	—	—	2	5.56%	1	36
28	朝鲜洌水	7	17.50%	26	65.00%	5	12.50%	1	2.50%	1	40
合计	—	1427	40.29%	1742	49.18%	280	7.91%	74	2.09%	19	3542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鲁、卫、晋、齐、秦等地区方言词中承传词所占的比重较大;南越、朝鲜洌水、魏、九嶷湘潭、梁益、越、江湘、沅澧、吴、北燕、赵、燕、宋等地区方言词中创新词所占的比重较大。³⁸ 当前研究大概确定的两汉方言借用词主要分布在九嶷湘潭、沅澧、江湘、南越、江淮、越等地区。卫、鲁、齐、晋、秦等地区方言词中承传词的比重大于创新词;南越、朝鲜洌水、魏、九嶷湘潭、梁益、北燕、江湘、沅澧、越、赵、吴、燕等地区方言词中创新词的比重大于承传词。

从方言词历史来源的类型构成情况来看,两汉秦晋齐鲁地区的方言与文献记录的上古汉语关系比较密切;相比之下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如南越、吴越、北燕、梁益等地区的方言与文献记载的上古汉语关系较为疏远。

参考文献

- 华学诚. 2007.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华学诚等. 2006.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 中华书局。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恕豪. 2003. 《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成都: 巴蜀书社。
 [汉]许慎. 1963. 《说文解字》。北京: 中华书局。
 张永言. 1999.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 语文出版社。
 周祖谟. 1993. 《方言校笺》。北京: 中华书局。

³⁸ 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两汉代、瓯地区的方言词数量极少,两地承传词占各自方言词总数的50%,但就这一数据来讲,高于两汉其他方言区。不过,另外50%为创新词,承传词和创新词所占比重持平。此处和下文的分析暂且不将两地考虑在内。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WU Jihuang

Abstract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dialect words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origin.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method about the historical taxonomy of Chinese dialectal words put forward by Li Rulong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on the base of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to u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dialectal word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It also compar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

Keywords two Han dynasties, dialectal words, historical origin, inherited words, variant words, innovative words, loan words